



一等座

■刘水平（陕西）

暑运把车站烘托出新的高度

车票就像月亮
一等座，商务座
就是两把筛子
留在筛面不是我初心
当在宽敞的空间发呆时
从二等座走进一位宝妈
孩子的哭声停留在拥挤的
过道
用好奇的目光扫描着
空余座位
刚要落座时被一股强电波
迅速弹起
这里是一等座请回到你的
车厢
一股寒意伴随着冷酷味
充斥着整列高铁

涟漪

■紫影（四川）

晨曦里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我躺在床被中沉迷于一朵
莲花
盛开殷红的影子
还记得那一些平凡的世界
有过山，湖泊，河流，
小溪，深潭
曲折绵延的乡间小径
你是否迷路过？

当雀鸟归巢
哥哥，你佩戴枪支弹药
阅兵经过
天安门广场……
妹妹为你挥动和平的橄榄
枝
当旭日东升，你默默接受
风的眼泪
凤，优雅转身
云朵飘远，飞鸽已经飞
走……

下在节令的雪

■蔡启发（浙江）

大雪日子在我们南方
自然看不见有雪
而荟萃的诗歌，我品味出
人生的雪意

这里是一场无声的诗歌大
雪
它的落下，从来就不是
送给人间的冷暴力

恰恰相反，是人们收获的
的
无数温暖的词语
在盘点，更多的是在接龙

说“雪花最公平”
但是，在南方，诸多的时
候
它也许不太好说什么公平

这让我们南方人
时不时，留下每年的遗憾
唯有理解的这是过客

唯有大雪无雪的南方
读这一首首写给节令的诗
就像大雪纷飞
我想哪怕北方也一样

槟榔谷夜宴

■赵娟（江苏）

起初是光，从山谷的怀抱
里挣脱出来，舔着槟榔树阔大
的叶子，将影子的墨泼在人们
涌动的肩膀上。然后是声音，
木柴在火中爆开的脆响，混着
一种低沉的、许多脚掌摩擦土
地的隆隆声，像大地迟缓的心
跳。我站在那儿，白日里走过
的路、看过的物，忽然都退远
了，成了这喧腾夜晚静默的注
脚。

白天是属于眼睛的。穿过
磅礴的门头，在二层茶馆看滚
水冲开茶叶，看晒干的槟榔蜷
成深褐色的旋。麻纺馆里，那
些经纬交织的纹路，与黎家阿
婆脸上淡青色的文身，诉说着
同一种固执的传承。文身的来
龙去脉写在展板上，是沉默的
历史；而当我的指尖拂过船型
屋阴凉的茅草顶，历史便有了
温度和形状。我想象它的龙骨
如何承托一个家族的风雨，那
些关于爱情的传说，是否就在
这幽深的门洞间萌发又飘散。
这些片段，清晰却疏离，像一

册编排工整的图志，直到暮色
将它们浸染，融成一锅名为等
待的、温吞的羹。

等待在长桌边具象起来。
圆托盘底垫着荷叶，青翠得逼
人，托起乌黑的釉瓷杯碗。树
叶状的小碟，据说要承装此夜
最踏实的部分。这餐具的仪式
感，先于菜肴吊起了胃口。五
点半，土灶上象牙塔似的草盖
一齐掀开，热腾腾的香气撞散
了最后一点拘谨。人们笑着，
挤着，去领受那些叫不出名字
的馈赠。筷子还未拿稳，歌声
便从楼梯涌上来了。一群少男
少女，衣裳是山花的颜色，脸
庞被火光衬得发亮。他们用我
们听不懂的方言唱着，但那旋
律里的笑意与温度，径直穿透
了语言的屏障，落在每个人的
杯盘之间。

真正的转换，始于天地间
最后一丝余光被槟榔林吞没。
国歌的旋律，便在这时稳稳升
起，像一根柱子，撑开了沉坠
的夜幕。广场上，楼宇间，所

有嬉笑喧嚷骤然收束。人们站
直了身体，喉咙里滚出的音符，
与广播里的乐声汇成同一道洪
流。那不是演唱，是一种确认，
确认彼此同在一种广阔而沉静
的情感里。血液里某些沉睡的
东西，被这熟悉的节奏唤醒，
化作眼底细微的光。

接下来的世界，交给了竹
竿与脚步。黎家儿女手持竹竿，
分合击地，噼啪作响。人影跃
动其间，进退闪挪，稍慢一步，
便被竹竿轻轻“咬”住脚踝，
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这“打
柴舞”，比儿时的跳格子多了
份铿锵的节奏，是劳动归来后
喜悦的模拟。老人们也走进了
去，脚步带着些许笨拙的欢快，
那一刻，他们不是谁的祖辈，
只是被篝火映红的孩子。

革命歌曲的联唱，将夜推
向了意料之外的高潮。“团结
就是力量”，“打靶归来”，
一句句，一首首，从无数张嘴
里奔涌而出。这些刻在岁月骨
血里的旋律，无需指挥，自成

雷霆。它们与方才的黎歌、竹
竿声奇异地和鸣，古老的山谷
回荡着不同时代的呼吸，却都
蒸腾着同一种热气腾腾的、关
于生存与团聚的朴素热望。

最后是“啾隆”。广场成
了流动的海洋，手臂是浪，脚
步是潮。主持人教学时的分解
动作早已被忘掉，人们只是跟
着，笑着，舞着，将丰收的祈
愿与友谊的祝祷，用最原始的
节拍踩进温热的土地。火光在
每一张汗湿的脸上跳跃，将陌
生的轮廓镀上暖融融的金边。

夜深了，歌舞渐歇。人群
三三两两散去，谈笑声没入槟
榔树漆黑的影子里。篝火小了
下去，噼啪声也显得倦怠。我
回头望，那船型屋的剪影静静
地伏在山坡上，守护着刚刚消
散的喧哗。白日的文身是刻在
皮肤上的史书，夜晚的歌舞是
流淌在血液里的史诗。而火，
总是要熄的；但点燃过它的谷
地，余温会长久地，熨帖每一
个曾经围拢过来的过客。



秘鲁萨尔坎泰步道，被称为徒步者的天堂。

快与慢

■罗伟乙（福建）

高铁如银箭穿行在江南的
烟雨中，窗外的水乡连成模糊
的色块，只剩速度本身在嘶鸣。
对面女孩膝头的平板正以三倍
速播放着某部经典，她指尖在
进度条上跳跃，仿佛在追赶被
压缩的时间。我不禁想：当我
们用“效率”将生活剪辑成快
进片段，那些被跳过的“慢”，
是否恰是生命拒绝被简化的最
后坚持？

快，是这个时代最虔诚的
集体信仰。我们发明倍速播放，
将百年悲欢压缩成午休时的背
景音；我们迷恋“即时”，让
秒回的讯息与闪送的外卖编织
成一张覆盖生活的速效之网。
仿佛慢，是一种亟待治愈的残
疾，一次不可饶恕的浪费。效
率的刻度，冰冷地丈量着一切
价值。

然而，生命自有其不被计
算的“慢”。我想起祖父的茶园。
他拒绝机械的轰鸣，执意用掌
心试探大地的温度。他说，杀

青时火候慢转的须臾，是茶叶
魂魄苏醒的时刻，是机器永难
窃取的秘密。这“慢”，并非
停滞，而是将自身沉浸于时间
的深水区，感受万物精微的震
颤。古人铸剑，于千锤百炼后，
需静置数月，谓之“养剑魂”。
这看似“无用”的迟缓，恰是
让金属铭记的记忆、淬炼刚
柔相济的必需。慢，是酿造，
是沉淀，是允许意义在时光窖
池中自然析晶。

我们疾驰，或许只因不敢
凝视“慢”所照见的深渊。慢，
意味着与未加修饰的自我独处，
直面存在的琐碎与意义的虚
空。于是我们用喧嚣填满每一
秒寂静，用下一场奔赴逃避当
下的诘问。但恰是这令人不安
的“慢”，孕育着真正的创造
与洞察。李时珍《本草纲目》
的每一味药性，是“慢”行万
里、亲尝百草的托付；司马迁
的“究天人之际”，是忍辱负
重中，将时间慢酿成史家绝唱

的孤诣。他们的“慢”，是与
人类苦难及文明血脉的深度共
鸣。

真正的完整，或许不在于
吞下多少倍速的繁华，而在于
我们能否在飞奔的世界里，勇
敢地为自己保留一片“慢”的
湿地。在那里，我们不必急于
赶往下一个意义，而是让意义
如晨露，在专注的枝叶上悄然
凝结。

就像此刻，我关掉屏幕，
让目光慢下来，追随一只白鹭
划过绿野的轨迹——在它舒展
的羽翼间，我忽然触到了时间，
那未被切割的、庄严而柔韧的，
原始模样。

慢不是时代的落伍者，而
是另一种先锋。它在疾驰的列
车外，守护着让人类之所以为
人类的、那片应许之地——在
那里，风可以慢慢吹过山岗，
人可以用整整一生，读懂另一
双眼睛里的星光。而这，正是
慢赠予人类的温柔。

雪花

■张存猛（四川）

雪总喜欢
亲近满头黑发的人

只因白发者
与它早已相识太久

落叶（外一首）

■绿岛（北京）

一堆一堆缤纷的 动词
在火焰里挣扎着醒来的种子
从梦的沼泽里
爬出来的
疲惫不堪的游子的 身影

都不是，你是远涉重洋的
骨瘦如柴的心的拓片
是霜降过后
人世间最后一道蘸了血的
伤口 美丽的殷红

流星

在一块石头朝阳的一面
刻上一个人的名字
把它种在肋间
五百年之后就在我身体的
内部
长出一棵开花的树

后来我为它写了两首诗歌
一首喂养贫血的太阳
一首供奉满天的星辰

责任编辑：胡全旺
编辑：王晓军 金松
冯开俊 叶桂秀